

現代理治叢書

# 現代理奧大利政治

著者 蓋雪維維治  
爾 巴 蒂

譯者 劉保寰

商務印書館發行

B. Mirkine-Guetzevitch 等著  
劉王章 雲保 龔五 寰  
主編 譯

現代政治叢書  
現代奧大利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31223.5)

現代政治叢書 現代奧大利政治一冊

L'Autriche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B. Mikine-Guetzevitch  
et A. Tibal

原著者

譯述者

主編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劉保雲  
上海辣斐德路  
五五三號之二

王雲  
上海河南路  
五

王雲  
上海河南路  
五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 編譯者說明六則

(一) 本書原爲巴黎高等國際研究院教授密爾金·蓋雪維治(Mirkin-Guetzévitch)氏所主編現代歐洲政治參考叢書(Documents d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中之第三種；惟循商務印書館所指定編譯之次序，於中文版內，改爲第二種。

(二) 本書卷下條文第八款「奧大利共和國之聯邦憲法」全文，只聲明已譯見於密爾金·蓋雪維治氏著新歐洲各國之憲法(Les Constitutions de l'Europe Nouvelle)一書內；故由譯者根據該書將全部條文譯成中文補入。

(三) 本書卷上第六章之章名，原爲「奧大利往何處去」，有爲全書結論之意思；編者因須補入由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之新材料（即第七與第八兩章），故除將該章內第(六)節結論刪去外，另換以「關稅同盟之興亡一幕」之章名。

(四) 編者所補之第七第八兩章，大部分材料均由巴黎新購之法文書籍及雜誌內摘出；惟自一九三六年四月——即奧大利「恢復軍備」以後之材料，因時間之關係，改由申報每週增刊上海法文日報及本埠各報章雜誌上採入。

(五) 『Heim-wehr-en』一字，國內多譯爲「內衛團」，雖略嫌「太簡單化」，有似有紀律之正式軍事團體如「保衛團」、「保安隊」……等等名詞之不足以表現其原非正式軍事團體之「兇悍強橫」性質，然揆諸德文原意，本無不可；譯者頻年譯寫，均音譯爲「赫衛爾崙」，並加一「團」字，略表該字字尾「en」之意義，故於本書內，仍沿用。

(六) 一九三二年以後之重要條文，如：洛桑議定書，一九三三年八月之軍事協定，一九三四年新憲法……等等，因篇幅太長，未合本書之小本編制，故未由編者譯入本書卷下條文欄內，敬此告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寫於上海。

# 弁言

預備寫述歐洲各國政治之結構及其演化，吾人曾有刊行一部叢書之計劃；本書爲本叢書內之第三種；其第一第二兩種，曾從事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二國之研究，早經出版。大戰以後，不少新興國家，均有其完全新創之制度；其他原存之國家，亦多會根本修改其政治制度；另則某某國家之內部，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確曾變亂頻仍，了無寧日。凡此問題，研究之之著作，更僕難數。然而，由本叢書之各著者看來，畢竟對每一個新創或曾經改革之國家，仍缺乏一種將其重要條文，如外交文件，國內法律，以及各種章程條例等等搜列成篇之纂集本；此種纂集之書，當然有失之簡，然讀者於其內亦可看到與前述各國之創立，之改革，之政治劇變有密切關係之各種重要文件。

在前述各國之內，或者奧大利之一個共和國爲尤應能有條文上之考證，方可深切了解之。因吾人亦只能對奧大利人民之自身表示惋惜之各種惡劣遭際，奧大利在最近數年之內，確曾成爲一種國際行動之中心；而此種行動所有之各階段，亦一一於內閣總理辦公室內之各種文件中，留

下不磨之痕迹。此等文件加入於一九一九年之各種文件內，遂成爲一種吾人不論爲歐洲福利抑奧大利福利起見均不願其重見之一場官司之案卷。不意最近幾月來，一種新起之動作又似乎有相反之決定；雖奧大利或不爲個中扮演之要角，然『奧大利之問題』在日內瓦及海牙之文件上，又新增一頁矣。德奧『關稅同盟』二方之政治家，議員，公法學家，著作者，在歐洲輿論之前面，均曾以或此或彼之理由出而辯護。可供正反二方引證之論據，本甚繁複；且亦不能常以最適宜之方式，提供事實真義之證明。然可爲——亦今後應爲一切辯論之初基者，則爲各國間自十二年來所曾簽訂之協定與約章而已。吾人於此曾努力搜列各種主要之文件與根本之證據。

在本『條文纂錄』一書之前面，對奧大利國家及其人民之政治生活之結構，仍列有一種綜合之論述——或曰草稿。國內之變故常與國際之事變有密切之聯合。關於法制方面之論述，爲倡刊本叢書之密爾金·蓋雪維治 (Mirkin-Guetzévitch) 氏所著；關於政治方面之論述，爲昂都萊·蒂巴爾 (André Tiba) 氏所著。至本書所纂集之文件，或根據以法國文字正式發表之條文，或由著者直接從原文譯出。

## 緒論 奧大利及其與德意志之地理接觸關係

試一披閱中歐之地圖——特別是德意志之地圖，則所謂日耳曼勢力伸展之「關渡」者，誠有足使吾人驚詫者矣。在過去之時代，雖然在歷史上，有時特別顯著，有時比較緩和，惟此中歐之一片土地，縱非全爲日耳曼之「人種」所統御，至少亦爲日耳曼之「語言」所統御。德意志人確曾同時向東及向南二方面，大事其殖民事業，以斯拉夫人爲其侵略之對象。

語言伸展勢力之忽進忽止，及其趨勢之忽南，忽東南，忽北——或求更確切一點之說法：忽東北，在德意志之歷史上，恰形成一種來往擺動之「鐘錘」！德意志人最初所有之企圖，向南進展之趨勢確比向北進展之趨勢爲特別顯著。日耳曼人之強力，遠自第十世紀起，即以多瑙河 (Danube)流域爲其中軸；而德意志人之第一次帝國——即聖日耳曼羅馬帝國所有之首都，即爲維也納 (Vienna)。德意志人之整個中世紀，均爲向南侵略之事實表現：征服匈牙利，征服意大利，並於意大利



利爲爭霸權而與各任教皇鬪爭等等，此則爲德意志人在德意志以外之一部歷史中所有之重要事跡。迄抵近代，一自土耳其人之來到歐洲，日耳曼帝國之歷史，卽爲一部『出兵東征』之歷史——一部『企圖恢復土地』之歷史。自從土耳其人被挫於維也納以來，奧杜曼帝國（Ottomen）卽土耳其帝國，在十八與十九兩世紀內，經日耳曼帝國——卽將來之匈奧聯合帝國之不斷襲擊，已日就凌夷矣。

在十七世紀之初期，日耳曼帝國在征服四邊形之波希米亞（Bohème）而建立其統治權之時候，卽曾決定其前途之命運：一六二〇年白山一役之勝利（La Montagne Blanche）按白山爲波希米亞京城附近之一山名，卽爲波希米亞獨立之告終，此則『中歐羅巴』（Mitteluropa）雄圖內『中心地位』之取得，由此可以控制南部，而同時亦可以控制北部，惟最緊要者，則爲南部：日耳曼帝國『要統治中歐』之意志，亦卽以此爲其證明。

在十九世紀內，在『中歐羅巴』雄圖內所艱難締造成功之各國，形成反對日耳曼帝國之集團；而日耳曼帝國亦於一八一五年一變而爲『日耳曼聯邦』，惟始終仍受維也納之控制。意大利

之統一，德意志之統一，以及各斯拉夫民族之統一，先後形成，以資抵抗維也納之帝國——即奧大利。德意志人之命運，經此各方均離彼而獨立之後，已由多瑙河及南部而漸向厄耳伯（Elbe）河及北部，後退矣。爲柏林所控制之第二次德意志帝國之重心，猶如秤錘之移動；新帝國復下臨至於東北二部之海（所謂『Ostsee——東方之海——』者，即指波羅的海而言），自以爲其民族是適於海上生活者，組成一種海軍艦隊，樹起大日耳曼主義之殖民政策——尤其對於亞細亞洲之殖民政策，足使歐洲前往印度之航線及大不列顛之最高權，感到威脅，直至英國人之『海神』（Neptune）出而大聲呵斥之日爲止。稍後，英吉利之態度，覺已無足輕重，德意志帝國重新又試探其『向南進展』之命運。

德意志之南部，嵌入於斯拉夫民族領土與法蘭西領土之間，嵌入於波希米亞連山之邊緣及萊茵（Rhine）河二岸叢山之裂口之間；而以法屬亞爾薩斯（Alsace）與德屬巴登（Baden）間之低陷處，爲德國南部與法國羅連洲（Lorraine）之分界。

由多瑙河之此一岸與彼一岸而論，德意志之南部，根本爲二個迥邈下降而相會於河干之『高地平原』所構成；背依黑林山 (Forêt Noire) 者，爲蘇阿伯 (Souabe) 與佛蘭岡尼 (Franconie) 二地間之『平原』；背依亞爾卑斯 (Alpes) 山者，爲巴衛愛爾 (Bavière)——或譯：巴伐維亞) 省內之『平原』。此二個『高地平原』均爲貧瘠之土地，在彼一處爲岩石嶙峋，質含石灰之赤土，有奧恩貴族 (Les Höhen) 及曾統治德意志之奧恩斯多凡 (Hohenstaufen) 皇族與奧恩索命 (Hohenzollern) 皇族等等所從發祥之各村鎮，傑出於其間；而在此一處亦爲平沙十里，中多小石之曠地；泥汙河流，時而洶湧澎湃，時而淤塞靜止，縱橫割裂於其內。此南德意志之半壁河山，信奉天主舊教，保守色彩甚濃，對於北部柏林之趨向，罔敢推崇；惟因多瑙河之『聯繫』，常欲與其東南部一帶務農、富裕、信奉舊教，可爲其十字軍之先遣部隊，亦可爲其軍實接濟之儲積所之各地，保存其接觸之關係。『衝向東方去！』(Drang nach osten) 之口號，永遠均爲反對斯拉夫民族之信條：從前是『撲滅異教』之政策，現在是『發展商業』之宣傳。

然而，『多瑙河』亦僅爲其一種表面上之『聯繫』——一種地圖上之『相通痕迹』而已。

德意志本國及其與南部各地之聯絡，仍擡及一種障礙：亞爾卑斯山。

因無一種地理上之公同名稱，從前曾有人稱維也納之帝國爲「多瑙河之君主國。」然而，事實上，強欲以『地圖學』(Cartographie)上之接近而定名，亦不免引起錯誤。多瑙河在地圖上，固然留下一線相通之痕迹。然而，事實上，自河源至於河口，足有四段『水勢完全不同』而且『聯絡非常不便』之多瑙河。先只以最初各段而論：日耳曼境內之多瑙河——即上游之多瑙河，即與維也納之多瑙河罕有相似之處。蘇阿伯與巴衛愛爾二地間之多瑙河，在由斯瓦次窪德(Schwarzwald)——即前述之黑林山——山林或由亞爾卑斯山迤邐而下之二個『高地平原』間，其水流常覺舒緩而有規則；後由波希米亞連山之二岸中穿過，爲厄耳本(Elbing)及巴梭(Passau)二地之狹隘山谷所緊束，水流已覺疾急而不利於航行。此是一段馴良之江河，水勢猶如法國之塞納(Seine)河，只有春秋二季比較漲溢，惟亦仍屬平和。至於奧大利之多瑙河，則完全不同：繼前述厄耳本與巴梭二處山峽而後，如克崙斯(Krems)山峽，如克羅斯德納堡(Klosterneuburg)山峽等等，迴環交替，扼緊水流；其次，則杜侖(Tulln)山盤——尤其馬哲夫德(Marchfeld)山盤，使河水忽然弛放，倦止

不動，分其支流於各池沼與島嶼——特別是斯注德(Les Schüt)各島嶼之間；且其右岸之支流，由亞爾卑斯山一帶之積雪融化而來，驟改其水勢之性質：是為春季之忽然氾濫，入夏仍有融解之冰雪，助其威燄。更遠則為匈牙利之多瑙河，因其二岸之最常遷變，使其水流方向，從無一定；更趨下游，則為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之多瑙河，就其冬季之凝冰，春季之突解，與夫秋季之幾乎乾涸而論，可謂與起初各段完全不同之其他河流矣。

為德意志之南天屏障之亞爾卑斯山，形如一種雙層之城寨；另於縱形之凹陷處，留開一套行人可以通過之道路；而安斯(Enns)沙爾薩(Salza)與伊恩(Inn)等處之片段豁壑，即於其間輸送過來。靠北方面之城寨，以其饒沃之長形土地，呈獻一種曠豁之邱壑，一種非常饒富之殖民地，一種與其左鄰瑞士相同之以水力發動其機器之木工工業——雖然偶雜以高處山林中之沙石岩層，葉紋石屑，以及質含石灰之荒地，使人想起法國西南高原之沃土。另於縱形大豁壑之外，更有一層第二層之城寨，即東部崇高之亞爾卑斯山，由布崙納(Brenner)山峽之缺口分之為二：在東首者為風景優美之多羅密德(Dolomites)諸高峯，其次則為長近一百五十基羅米達之多愛蘭

(Tauern)屏障在西首者爲聳立於花岡石質及片麻石質地帶上之諸高峯，東西分裂爲多數人煙稠密之村谷，如普斯德泰爾(Pustertal)村谷，如汝次可(Wintschgau)村谷等等，與瑞士之安甲鼎(Engadine)村谷及意大利之瓦拉德靈納(Valtellina)村谷相彷彿，爲對德意志而保存其舊日自由之小地方，有如左鄰瑞士之各自治縣，且間有與瑞士各縣壤接阡連，似有地久天長，不復分拆之慨者。

此二個亞爾卑斯山之城寨，偶然充作德意志之天然而且屬於物質上之國界，惟不能爲其語言上之國界。

德意志人曾越過爲德意交界之布崙納山峽，到達意大利境內爲亞爾卑斯山之斜坡之杜朗德(Trente-Trentin)城外一帶地方。杜朗德一帶地方，在昔爲羅馬孔道之所由經；稍後則爲帝國「羅馬遠征隊」及行國皇加冕禮時之道路，尤其杜朗德城內之日耳曼主教管區，自第十世紀以來，卽爲其殖民事業之根據地。現在，有二十二萬之德意志人，已併入於意大利之領土內。反之，意大利之一種方言，卽所謂「Roumanche」者，亦於瑞士之德語區域內，如伊恩河與萊茵河一帶，佔有

## 一部分勢力。

德意志民族之奧大利，爲一個多瑙河流域與亞爾卑斯山帶內之國家。其標誌則爲俯瞰維也納首都之加崙堡(Kahlenberg)小山上之眺望。蓋由此而西向一望，則亞爾卑斯山之諸最高峯，列峙眼前；若更東向一望，則緩慢而灰淡之多瑙河正徐徐流入匈牙利之荒原。維也納是西部歐洲之終點。惟又爲東部歐洲之起源。東方民族，正借多瑙河之捷徑，入叩西方日耳曼世界之門。隨後卽一變而爲「奧大利」(Osterreich)之「東征部隊」(Ostmark)，曾於紀元九百六十七年創立，以資防塞此種多瑙河上拊盜入室之門戶。一五二六年佛爾丁南(Ferriand)氏之聯婚政策，將日耳曼世界之「戶限」及其四周擴而大之，直至於哈比斯布(Habsbourg)王朝中歐帝國之形成。本來直至一五二七年前尚僅爲亞爾卑斯山之主人之哈比斯布王朝，已於是年一變而爲波希米亞及匈牙利之國王矣；更一躍而出於亞爾卑斯山之外，斯爲二次國家之形成。

從此以後，爲日耳曼主義向東南進展之先遣部隊之奧大利，其所有之歷史，均爲對斯拉夫民

族及土耳其民族之雙重鬪爭。亦可謂爲雙重之目標。創立一個德意志人而天主教化之中央集權之國家，即以德意志人之力量而統一天主教之歐洲。此是矛盾之努力：南向而望，望及羅馬；北向而望，望及德意志。「國家主義」之觀念與「萬國公教」之觀念，是兩相對峙不能揉合者。奧大利一位史學家說：舊奧大利之所以覆亡，原因只在未知於上述「不兩立」之二途中，擇一而走。一九一四年之大戰，實爲解放本不願意強合於一種純粹「家庭式」及「王族式」之奇怪團體中之各民族之一種鬪爭。奧大利之國家——或不如說：哈布斯布王朝之國家，正當其領土日見增擴之際，即會日見縮小而爲一種「衙門」，一種「軍隊」，一種「教堂」；惟此「衙門」「軍隊」與「教堂」三種物事，均對於新思想——自然是「革命」之思想，惟尤其是「民族主義」之思想，取敵視之態度。且以「衙門」「軍隊」與「教堂」爲立場而並不以「全體民族」爲立場之「小」處落墨之方法，對任何外來之壓力，亦只有「政客式」抑「外交式」之抵抗而已。對維也納而揭起反對之旗幟者：於一八五九年間有意大利統一之形成，於一八六七年間有德意志統一之形成，最後則縱有當時已一變而爲君主國之主人翁之馬克耶人「寡頭政治」之努力，而各斯拉夫民族



之統一，亦卒於一九一八年間形成。

故新奧大利，經此各方均離彼而獨立後，只剩下二小段之土地，尙會疑結不分而已。多瑙河之一段，卽爲維也納：此是有二百萬居民之城市，具有工業文化之城市，爲社會民主黨人之城市；一九一八年反對王朝統治之革命，卽爲社會民主黨人之作業；社會民主黨有六十萬作戰之黨員，爲一種有組織之強力，至其全黨人數，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二。亞爾卑斯山之一段，則爲維也納人口以外之四百萬人口：此是農民，保守主義者，天主教徒，爲社會基督黨所操縱，常具反猶太主義——尤其是反維也納主義者之色彩。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發生內戰，擬向維也納攻擊，惟爲全國總罷工之一舉所完全擊碎其陣線；自是之後，仍有其他種種試舉，如「引起政變」、「選舉競爭」等等，惟均告失敗。奧大利二黨中之每一黨，均欲以德意志鄰國之二黨爲其模範，卽德意志社會黨與德意志之天主教中央黨。

在此有一「德奧合併」(Anschluss)之問題。在奧大利二黨之政權競爭內添加不少之力氣；「德奧合併」之問題，對於「城市派」與「鄉野派」均爲有利。